



九仞莲鼎
◎ 著

琴瑟和鸣



NLIC2970890203

最强音

奏出搞笑

琴瑟和鸣

当神经粗过猪大肠
女狗仔遇上
美型腹黑大律师

何鸣！你个死面瘫！不就是吐了你一身
蹭了你的车，扯了你的围巾，烧了你衣服
吃了你的炖肉，把你当成了（哔——）了嘛
至于让我儿子也跟你姓吗

难道我会告诉你（ㄟ ㄟ）
我蹲在你家做保姆是为了偷你的独家新闻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NLIC2970890203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琴瑟和鸣 / 九仞莲桑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399-6065-4

I. ①琴…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5948号

书 名 琴瑟和鸣

作 者 九仞莲桑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孙 逊 陈智斌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065-4

定 价 21.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琴瑟和鸣

QINSE HEWING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所谓裂痕	正牌男友	酒店风云	千里姻缘	原来是你	温柔淑女	缘分猿粪
101	085	068	051	032	015	001





琴瑟和鸣

QINSE HEWANG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琴瑟和鸣	灾劫重重	兄弟相争	悔恨心海	一刀两断	以真抵债	情殇无解	相逢一笑
255	222	206	190	174	157	137	118

YUANFENYUANFEN
第一章 缘分猿粪
琴瑟和鸣 QINSE HEWING





“呕——”秦瑟瑟捂住胃，嘴对着纸袋，眼睛里冒着泪花。

她也知道自己一向倒霉，但没想这么倒霉。中彩票之类的好事向来和她无缘；高高兴兴攒钱去吐鲁番旅游，还能碰上人家难得一见的大雨；如今呢，坐个飞机又赶上这么强的气流，一会儿上蹿，一会儿下跳。

她看着手中的纸袋，有些郁闷地一扔，吐吐吐，还吐个屁咧，她都换了三次袋子，早就吐得胃里空空。

“小姐，小姐。”秦瑟瑟回过头去，一个漂亮高挑的空姐妹妹站在一旁，神色温婉，她柔声说道，“我帮您升舱吧。头等舱还有个位子，您过去可能会舒服一些。”

秦瑟瑟一听，顿时想翻白眼，“苦尽甘来”这个词她总算又深刻体会了一次。心中不禁哀怨，为什么总是要痛苦得快死掉时，老天爷才让你看一看曙光。

在漂亮空姐的搀扶下，她克服飞机因气流而不停的抽风，终于步履维艰地走到了头等舱。

一屁股坐下后，她一下子蹭掉脚上的高跟鞋，换上座位下面备好的拖鞋，然后抱住小枕头，放下桌板，“咚”一下扑在了上面。

视线正好对上了小小的机窗，外面流动的气流，像丝丝缕缕的棉花糖，一点点地飘过。再往远处看，是厚厚白白的云层，漂亮得如洁白的海。

看得久了，窗外灿烂的阳光渐渐变得刺眼，她慢慢地收回视线，不经意间就瞟向了旁边坐着的男人。她的脸依旧贴在桌板上，仅靠目



光上扬。此时，那人正拿着一份法制日报，报纸完完全全地挡住了他的脸。

他握住报纸的手，指节修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灰色呢子的大衣袖口里是若隐若现的黑色毛衣。

“报纸放下……报纸放下……急急如律令。”她心里瞎念叨着。出于职业本能，她什么都喜欢一探究竟，所以这看人看不见脸的状况，让她的好奇心以光速上升。

相当诡异的是，也不知那男人是感觉到了她强烈的意念，还是她火辣辣的目光。他居然慢慢地放下报纸，然后将视线投向了她的。

据秦瑟瑟目测，两人相隔不到一米的距离，所以她能清楚看见眼前男人的样貌。一个字“帅”，两个字“惊艳”，跳到五个字形容——暂定为妖孽。

他俊挺的眉斜飞入鬓，细细长长的柳叶眼，微微上挑。不过，他此时绯红的薄唇有轻轻抿紧的趋势，看着秦瑟瑟的目光里含了一些不耐和清高。

好熟悉的眼神，秦瑟瑟眯了眼细细品味他这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傲慢，厚颜无耻地打量着他。

“啊——”她轻声叫唤了一下，然后脸猛地从桌板上离开，飞快地从包里翻出一个黑皮记事本来。

秦瑟瑟有些难抑的激动，面前的人，可不正是帮楼宇呈和季氏娱乐对打的名律师，何鸣吗？他们《潮报》周刊找过这人几次，可惜也不知他是太清高还是太闷骚，反正到最后也没拿到他的专访，只偷偷拍到一张他的玉照，这也是秦瑟瑟现在这刻能认出他的原因。

不过几十秒，她便理了理颇为凌乱的长发，尽量控制住难受的胃

部蠕动，将神情调至郑重后，将身体转向旁边的男人：“何鸣律师，您好，我是《潮报》周刊的秦瑟瑟。请问，楼宇呈是不是已经决定起诉季氏娱乐？”

她话音刚落，何鸣细长的眼睛便是一细。他彻底放下了手中的报纸，看向身旁坐着的女人。她一张脸惨白惨白的，但唯独那双眼睛亮得吓人，盯着他的样子，就像饿了十天半个月的人见到猪肉的感觉。没来由地，他脑子里突然飘出一个小女孩的模样。

“何鸣律师！”

女人的声音，让他回了神。他收拾起刚才飘忽的情绪，认真打量了她一番，包括她手上捧着的本子，然后薄唇微张，吐出两个字：“狗仔？”

“哎？”秦瑟瑟有些石化，而后很快捋了下又散出来的长发，“我不是狗仔，不是狗仔。”她努力维持住端庄的神情，一本正经地否认。

半晌后，她嘴角扯出讨好的一抹笑，看着他，一字一句道：“俺们这行的书面用语叫——记者。”

说罢，她又后背挺直了稍许，摸出一支圆珠笔，精神倍儿好地看着何鸣：“何先生，季氏已经发表声明愿意和解，您方便透露楼宇呈先生持什么态度呢？”

“不方便。”他冷冷说出三个字后，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拿起报纸继续看了起来。

秦瑟瑟泪目……该死的于斯甜有交代过，过完年回去之后，一定得交出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稿子来，否则会直接鱼肉了她。

她擦了擦眼角挤出来的小泪沫，继续轰炸：“何先生，据传双方已经在日前定下私下调解的日期，请问……”

话还没说完，旁边的何鸣已经飞速放下报纸转过头来，他目光冷

冽地说道：“小姐，如果你再不闭嘴，我会叫空姐把你从哪儿来送回哪儿去。”

面前的男人气场很强大，那番算不上恶狠狠却让她透心凉的话，终是让秦瑟瑟乖乖地闭了嘴。这个头等舱的位子真的比经济舱舒服好多，她不情不愿地抱着小枕头靠在座位上，侧头目光哀怨地看着旁边看报纸的男人。

没有了精神的寄托，身体的痛楚又涌了上来。秦瑟瑟觉得胃里酸气翻滚得厉害，她半趴着身体干呕了起来，等了好大半天，她再抬起头时，发现身旁的男人，皱眉看着她，手里端着的一杯水久久没有送入口中。

嗨！她差点捂唇轻笑，看他这样子应该是被恶心到了。想起他刚才凶巴巴要将她遣送回原籍的样子，她突然觉得恶心恶心他也是件挺快乐的事。于是，她冲他的方向，抖动着双肩和身体，呕得更起劲了些。

“哐当”一声，飞机再次剧烈地摇晃了起来，秦瑟瑟身体被狠狠一颠，嘴里一股酸水一下子喷了出来。她看着那弧形的水柱稳稳地落在他端着杯子的手上。时间突然被放慢，她清楚地看见那水一滴滴流过他的手背。

“呕——”她自己看了都觉得恶心！

何鸣的俊眉很快扭成了麻花，他一下子从座椅上站了起来，然后凶残地瞪了她一眼，伸手一拨将她前倾的身子推回座位，一路往卫生间的方向狂奔。

秦瑟瑟撇撇嘴，心里有些小小的内疚。

“叮——”

一声警示音后，飞机里传来空姐甜甜的声音：“各位旅客，非常





抱歉地通知大家，飞机再次遇到较强气流，卫生间将暂停使用……”

秦瑟瑟眨眨眼，看向何鸣奔走的方向。她看到在他马上要达到卫生间时，空姐妹妹从天而降成功地拦截住了他。

然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交涉后，何鸣灰溜溜地领了包类似湿纸巾的东西回来。

他从秦瑟瑟身边经过时，眼含怨毒地看了她一眼，等坐下后，他把他的右手举得远远的，好像这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哈——”秦瑟瑟看到他的样子一下没忍住，笑了出来。

何鸣的脸色瞬时变得更加风起云涌，他细长的眸子半闭半合，眼神中散发出危险的光泽。

“好笑？”他轻轻地问了这么一句。秦瑟瑟却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炸了起来，头皮晕晕麻麻。她赶紧收住笑，一个劲地摇头。

“不好笑，不好笑。”她连忙答道，抱着手中的小枕头，往后靠了靠。

可下一秒，她却看见他那根满怀怨恨的右手伸了出来，并且一点点接近她的身体。

“你……你要干什么？”秦瑟瑟惊恐地看着那越来越近的索命之爪。

可何鸣并不答她，只是红红的薄唇扯出一抹讥讽的弧度，他身上浓重的寒气，吓得秦瑟瑟闭上了眼睛。

等了良久，她也没有发觉什么异常，这才心惊地虚了眼，想看看何鸣退散了没。

从颤抖的睫毛缝中，她看见眼前已经没了不明物体，然后放心地张开眼来。她偷偷瞟向一边已经撤离出她境地的何鸣。他这会儿正在拿什么东西蘸了面前的水优雅地擦着手。



半晌后，他把手中的东西一挥，扔向秦瑟瑟，还礼貌客气地道了声：“谢谢！”

秦瑟瑟“啊”一声，躲避着他甩过来的东西。等那物体悠悠扬扬地落地后，她才朝地上看了过去。当她看清楚地上的物事后，赶紧一把从地上捡了起来，抱着那柔软的长条物体，露出痛苦的神情。

她愤恨地转身看了眼旁边又拿起报纸来的何鸣，哀伤地抚摸着手中的东西。Fuck，这是程子衿才给她买的LV限量版围巾。

秦瑟瑟抱着手中花去不少银子的围巾，看着上面沾着黄澄澄如马尿般的茶水的部位，心中哗哗地滴着血。她咬牙切齿，恨不得就着手上这玩意儿，勒死旁边的罪魁祸首。

可惜她终究是有贼心没贼胆，而且，好死不死也是她先给人家修长的手指浇了一回酸澡，才有了这么个可悲的结局。

飞机漫长的行程终于在“哐哐”两声巨响和一阵猛烈的摇动后着了陆。

广播中空姐妹妹还在用标准的普通说着：“各位旅客，飞机还没有滑行到指定位置，请您先不要打开手机……”

一阵手机铃声伴着空姐妹妹的警告声响了开来。刺耳的铃声引得一旁的何鸣向她投来一个蔑视的眼神。

秦瑟瑟吐吐舌，有些心虚。

可她真是着急呀，之前他拜托杨雨那小子给她买回家的车票。但临上机前，却硬是没联系上人。

这会儿，手机通了，“嘟嘟”几声后，那边却挂断。她疑惑地再拨过去，“嘟嘟”两声，那边又挂断了。

半晌后，“叮叮”两声，来了条短信。





秦瑟瑟一看顿时傻了眼。屏幕上写着几行小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亲爱的瑟瑟表妹，我尽了全力帮你买到家的汽车票，可惜春运人多票少，没买到。我决定蹭舅舅的车回去，咱们家里见。BYE！不好意思的杨雨字。

“擦——”她没忍住，狠狠骂道。从榕城机场回她家所在的卞市还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ORZ！怎么办？怎么办？”她狂躁地揉着一头已经相当凌乱的长发。难道她真要打车回去，春运的时候，司机都是很黑心的，张口闭口就是几大百。

她一想到要把她每天累死累活赚来的钞票送给别人，就觉得心口狠狠绞痛了一下。

于是，她默默地在座位上画了两个圈圈把杨雨那小子狠狠诅咒了一番。

滑行的飞机终于到了空姐妹妹口中的指定位置，在最后一次抖动中，它颤颤巍巍地停了下来。秦瑟瑟打开腰间的安全带，开始愁眉苦脸地穿外套，收拾东西。

屁股刚离开座位的时候，秦瑟瑟听见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她赶紧翻包包找手机。忽然，铃声停了，何鸣的声音响了起来：“喂，爸。怎么了？”

她回过头去，看见刚才冷冰冰的男人这会儿居然刻意放柔了声音。秦瑟瑟啧啧嘴，估计他就对她这么凶恶，他就这么不懂怜香惜玉，虽然她是个狗仔，可也算半个美女嘛。

她转身，用屁股对着他的头，表示她对他的不满。

“您不用叫车来接我。从这边到卞市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打个车就行了。”

“卞市”两个字让秦瑟瑟迈出去的脚步稳稳地收了回来。“打个车”三字让她重新一屁股坐了下来。

终于，机舱的门开了，人流在慢慢地往前涌动。何鸣也拾掇了一番后站了起来。秦瑟瑟尽量无视手中那条依旧皱巴巴的LV围巾，目光温柔地看着何鸣。

但显然，她被华丽丽滴无视了，面前的男人，连句话和眼神示意都没有，直接很矫健地从她拦住走道的腿上跨了过去。

看见那长而匀称的美腿一起一落之后，他就加入了那流动的人群。她也顾不得气他把她当了跨栏，赶紧抱着包和那条惨兮兮的围巾跟了出去。

“省钱是王道！”她一边默念，一边加快步子跟在何鸣的身后，左窜右窜地始终保持在离他一米远的地方。

榕城的冬天格外冷，她刚一窜出飞机就觉得一阵凉过一阵的寒风“嗖嗖”地往衣领里钻。秦瑟瑟拎着手被某人当了抹布的围巾，看了眼那在布料上异常显眼的暗黄印记，顿时忍不住狠狠瞪了前方的何鸣一眼。

哪知这时，何鸣居然警觉地回头，害得秦瑟瑟的表情硬是急转，立马扯出一个笑来。

何鸣走了几步后，仍是觉得不对劲，再回头，他依然看见身后那个叫秦瑟瑟的狗仔一脸贼笑着，亦步亦趋地跟着他。

因为小时候的一些事，对于记者，他谈不上讨厌，但绝对不喜欢。想着，他暗含警告地瞟了她一眼后继续转身往外走。

秦瑟瑟被他那眼神一扫，顿时觉得凉风又“嗖嗖”地吹了起来。

不过她一向很阿Q，她觉得其实刨去他眼里的凶狠，那小眼神还是挺温柔的，所以她依旧跟了上去。

眼看着他就要走到出租车站点，秦瑟瑟觉得不能再等了。她扯开嗓子叫了起来：“何律师……何律师。”

察觉到眼前人没有回头的欲望，她又更大声些唤道：“何鸣大哥，何鸣大哥。”

何鸣终于停住步子回过头来，秦瑟瑟一溜烟小跑冲了上去，她笑得异常热情洋溢，刚要开口，却被人劫了话茬儿。

“大哥？我和你很熟吗？”何鸣抄着手好奇地看着面前明显想和他套交情的女人。

秦瑟瑟干笑了两声，回道：“嘿嘿，一回生二回熟嘛。”

何鸣有些无语，脸皮厚的见多了，这么厚的有点少见。他不打算继续和她纠缠，直接转身就走，却被人拉住了手臂。

一向不喜生人碰触，他皱皱眉，控制住脾气挣脱手臂，回过头去，眼前依旧是那张谄笑着的惨白惨白的脸和精光闪闪的眼睛。

有点厌烦，却又有点莫名心软。

“你到底要干什么？”他强忍住烦躁问她，却觉得自己完美的修养和堪称极品的理智在她的面前都变成了浮云。

“嘿嘿，何律师。你看，我叫秦瑟瑟，你叫何鸣，所谓琴瑟和鸣，这是多么有‘猿粪’的相遇，多么‘河蟹’的人生……”

“停……”何鸣一挥手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废话，“说正题。”

“想蹭个车！”她看着他俊朗的五官，双手交握，眼露期待，“行不行呀？”

“不行！”何鸣依旧言简意赅，一棒子就打碎了她那颗脆弱的玻璃心。然后，他伸出手挥了挥，一辆打着空车牌子的出租车飞快地向这边开来。

实实在在有些小伤心呀，秦瑟瑟郁闷地揉揉头。一时间电话又响了起来，秦瑟瑟掏出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随即放在耳边：“秦云明同志，你的宝贝女儿正在寻找回家的道路，咱待会儿说呀。”

何鸣本来已经打开车门，打算不再理身后纠缠的女人。可听见“秦云明”三字时，他却愣了愣，随即他回头，按按眉角。

看见何鸣已经快上车了，秦瑟瑟实在有些不甘心，于是扯着嗓子，破罐子破摔地来了句：“我说，何律师。百年修得同船渡，你看咱得修多少年，才能赶得上同一趟飞机啊。你看咱们接下来还要奔赴相同的目的地，不珍惜‘猿粪’，老天都会伤心的……”

本以为面前的面瘫男，会跟之前一样断然拒绝，谁知何鸣却只微眯了一双细柳眼，皱皱眉：“上来！”

Orz，秦瑟瑟霎时便激动了，她当下蹦上了车，嘴里说着：“好人呀，好人呀。何鸣同志，这个世风日下的年代，您这样助人为乐的模范，您这样心地善良的典范，我一定会永远以你为前进的动力和目标，时刻将你铭记在心。”

何鸣嘴角抽搐了一番，才稳住要冒火的情绪：“我送你回去，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而后，他转过头去对司机态度良好地说道，“师傅，开车吧。”

秦瑟瑟依旧小鸡啄米一样地点着头。少顷，她又抬起头来：“什么事？杀人放火之类的，我不干的。”

“你给我闭嘴！”何鸣伸手揉着右边的太阳穴，“你脑子里到底装的是啥？”

秦瑟瑟眨眨眼，认真地回答：“智慧和脑花。”说完，她哈哈地笑了起来，发现前排人压根儿没有反应，她无奈地说道，“很冷



吗？很冷吗？看来我讲笑话的程度有待提高。”

“闭嘴……”何鸣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左手也抚上了额角，只觉得方才真该把她扔在机场，任她自生自灭。

“喂，你还没说什么事呢？你不说，我内心不安。”秦瑟瑟收起嬉皮笑脸，有些郑重地说。

何鸣幽幽转过头来，他眼中汹涌着怨气：“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总之不是犯法的事。”

秦瑟瑟张张嘴刚要再说话，何鸣立刻一挥手制止了她：“你要是再问，就给我下车。明白？”

秦瑟瑟委屈地点点头，撇撇嘴，抱着包包躺回座椅。她看着他好看的脑袋、墨黑的短发，翻了个白眼。心里安慰自己道：好女不跟恶男争，忍一忍，几百块钱就省回来了。

司机大叔打着方向盘，左拐右拐，车子很快冲出机场，走向榕下高速。

秦瑟瑟依旧抱着包包，面瘫似的靠着椅背，眼睛直愣愣地望着窗外。

此时夜色已经拉开了帷幕，车窗外华灯初上，郊外的田坎上有些星星点点还未消融的白雪。

景色很美，但她实在没心情欣赏。

因为，这车厢里的气氛太诡异，太诡异。

何鸣是个闷骚，从上车就没说过话。司机开车认真，专注地看着前方，也没说话。可怜了她这个话痨，连续半个小时一语不发，她简直都要哭出来了。

而且，这个时候，车内那个音质沙哑、信号极差的收音机里，开始讲起了什么法制小故事。内容很火爆，结果很血腥。

